

平湖人的大饼油条

□ 季小英

在我幼年的记忆里，一直记得平湖有一种美食，既是早餐，又是午餐，甚至是晚餐，它就是大饼油条。

每当晨曦初露，街头巷尾便响起了那熟悉的“吱——吱——吱——”，那是炸油条的声音，也是唤醒平湖人一天的晨曲。

那时候，清晨的平湖街头，总有那么一股暖和的气息，不是花香，也不是草绿，而是一股诱人的食物香气，那就是大饼油条的味道。平湖人的大饼油条，就像一首永不褪色的诗，它饱含着历史的沉淀，人间的烟火，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热爱。

大饼油条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，但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和智慧。选用上等面粉，经过一夜的发酵，揉成面团，再经过反复的揉捏和擀制，才能做出松软可口的大饼。大饼的烤制也是一门艺术，火候的掌握、时间的把控，都至关重要，只有经过精心制作，才能呈现出那一口咬下去满口生香的完美口感。整个制作过程需要经验和技艺的结合，才能让大饼油条呈现出最佳的口感。而那根金黄酥脆的油条则是经过反复拉扯和炸制而成，油条的制作技艺看似简单，实则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那面粉经过一夜的发酵，再经过揉、擀、炸等多道工序，最终成为一根根金黄的油条。

据说，油条是全国性的食物，在北方叫“果子”，到了闽南变成“油炸鬼”，浙江还有“天罗筋”的说法，有趣的是在任何一地都可以叫油条，大家都约定俗成似的心知肚明，并不因此吵地域架。

张爱玲爱吃大饼油条，她笔下的人物也爱吃。《半生缘》里，南京来的“富二代”沈世钧在上海工厂里当工程师，寄宿在朋友家，早上为了不给朋友的家人添

麻烦，便在“摊子上吃两只大饼油条”。所以，大饼油条不仅是味觉的享受，更是视觉的盛宴。大饼的表面金黄诱人、薄厚均匀，散发着淡淡的麦香；油条则像一根根金条，酥脆可口。当大饼与油条相遇，它们相互映衬，相互成就，共同演绎出一场味觉的盛宴。

而平湖人总把一根油条两张大饼称之为“一副”。小孩考试得了一百分，会称之为“一副大饼油条”，乃是象形之意。我儿时大考，也曾经迷信，叫妈妈买了“一副大饼油条”，吃完去考，倒不曾拿一百分。

大饼该配油条，配大饼油条的，永远是豆浆。平湖人管“豆浆”叫“豆腐浆”，分为甜咸两种，甜的加糖，咸的丰富，加酱油、辣油和葱花，还有虾皮、紫菜以及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油条。

在平湖，大饼油条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种文化。它见证了平湖的历史变迁，也承载了平湖人的情感记忆。大饼的香脆与油条的酥软交织在一起，让人一尝难忘。它们就像平湖的一对老夫妻，携手走过风风雨雨，为每一个早晨带来了希望和活力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大饼油条的香味依然弥漫在平湖的街头巷尾，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。它与平湖人的生活紧密相连，无论是喜庆的节日还是平凡的日子，大饼油条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，它曾是平湖人生活的缩影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大饼油条的制作技艺也在不断地传承与创新。然而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，那份熟悉的味道、那份深厚的文化底蕴始终如一。在平湖的大街小巷中，那一声声“吱——吱——吱——”的炸油条声依旧回荡在耳边，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关于大饼油条的前尘往事。

惊蛰的“炒虫”

□ 殷建中

韶光显现，弥漫大地，时节已经进入仲春，春季的第三个节气——惊蛰到了。春雷不知道是否响过了，但桃花红、李花白、草长莺飞，柳丝窈窕、鸟儿高飞，江南的春不折不扣地热闹起来了。

昨晚起了好大的风，今早却又悄无声息了。这个时节，风也变幻莫测。昨晚早早就躲进被窝里的我，却很享受呼呼刮起的大风，想着：春回大地，到处是春天的风，此时老家的村庄，也应该万物复苏，油菜花开，田野间一片金黄与新绿交相辉映吧。乡村一直是最令人向往，最能放松身心的美好去处。

如果说上一个节气是紫气东来、春风化雨，这一次便是春雷乍动、电光火石的节奏。“蛰虫惊而出走”，有纤弱的昆虫，有跃动的鸟雀，吐露新芽的绿树，花开，阳光明媚。春暖花开的好时节里，我带着一个好心情去看望母亲，母亲也该在翘首盼望孩子的归来。

到家时，等我的却是大门紧闭，我知道母亲又到自留地里伺候那些青菜去了。雨水过后，惊蛰天里，过冬的青菜脚足了劲地抽苔，菜心长得快，三天不摘，就要开花了，不能晒菜干了。母亲这几天在忙着摘菜呢。

自留地就在家门前两三百米远的那个竹园南边，回家经过的路在竹园北边，正好被竹园遮住，所以看不见在自留地里劳作的母亲。我多次到家门口吃闭门羹，第一时间去地里喊母亲。

其实我也可以在家里等的，但没有母亲在家，我的等待好像空落落的，一刻也坚持不下去。母亲呢，即使有再重要的农活，去地里喊一声，她就会放下农活，匆匆回家。

有人说：小孩子总是这样，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里里外外找母亲，找到了才安心。其实人长大后，也会这样，至少心里保持了这份急切，只不过有时没有表露出来而已。

不容迟疑，我把车停在水泥场地上，就踏上门前的小路，去自留地里找母亲，仿佛当年那个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孩子。走在长满青草的小路上，转过依旧苍翠挺拔的竹园，就是自留地了。经过多次的新农村整治，幸存的这一块五六分的自留地，母亲分外珍惜，总是精耕细作，用心地按节气安排蔬菜种植，所以总有充足的时鲜的蔬菜供应儿子的餐桌。感恩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走到自留地里，看到母亲用双手在竹子间扯什么。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她猛回头，惊恐地看着我。一看到是儿子，她才缓和了神情，急忙招呼我说：“儿啊，快过来，帮我把这些丝网撕掉，太可恶了。”

我仔细一看，终于看清了在竹子间挂着白色几乎透明的丝网。

“扯这丝网做啥，又不得着自留地。”我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说道。

“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，这是鸟毛，我刚刚从丝网上解下一只麻雀放走了。这个丝网是那些坏人专门用来捉鸟的，一定要把它们扯掉。”母亲有点愤怒地说道。

“嗯，丝网捉鸟是不可以的。”我附和母亲，也上前帮忙扯丝网。

“你看上面，这根粗竹头上有个麻雀窝，两只老麻雀就是被这丝网网住，被伊捉去吃了。可怜窝里几只刚长羽毛的小麻雀，饿得喳喳叫，从窝里跌下来，知道麻雀是养不活的，我还拿回去养，小麻雀不肯吃食，都饿死了，作孽啊。”母亲一脸痛苦地回忆了一遍某些人的罪恶和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
老话说“劝人不打三春鸟，子在巢中待母归。”春季是动物的繁殖期，这时候，鸟儿都在筑巢寻偶繁殖后代，孵出的小家伙在巢里面等着妈妈找食物回来。母亲刚刚解救放生的那只鸟，也许就是一窝幼鸟的妈妈，要是把它吃了，巢里面的幼鸟哪里还能存活。某些人，有时候真是太残忍了。

“这个伊到底是啥人啊？”我问母亲。

“就是东浜底的呆头。伊哪里呆头，满头的坏点子，这丝网张在这里，勿晓得被他捉去多少鸟了，都是孵小鸟的鸟啊，作孽死了。”母亲又愤怒起来。

“儿啊，快点扯掉丝网，我们把它丢竹园里藏起来，免得被伊看见来寻麻烦。”母亲催促我。

“要么去告伊一状。”我提议。

“哪里去告伊，伊想来就来，想不来就不来，抓不牢证据，啥人管得了伊。”母亲有些无奈地说。其实，我也真不知道这个事归哪个部门管，只是为了宽解一下母亲纠结的心情。

母亲接着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去年我也扯丝网，被伊看到了，要我赔伊丝网，赔伊鸟。当时就我一个老太婆在这里，有点怕，最后叫伊不要捉鸟，我捉一只鸡给伊。我没有对你们说这事，一只鸡算了，怕你们担心。没想到伊又开始张网了，坏人真是不可以相信的。伊再张，我还是要撕掉。”母亲说得斩钉截铁，一把老骨头还硬着哩，一脸的英雄气概。我替耿直的老母亲担心不已。

我加入了母亲的扯网队伍，母亲因为我的助力，扯网的干劲更足了。我们三下五除二撕掉了丝网，我把它埋到了竹园深处，不会被找到一丝证据。我回头信心十足地对母亲说：“假如伊来，我们就死无对证赖掉。”母亲说：“对！”母亲也会撒谎了。

我与母亲完成了“壮举”，在竹园旁停歇。翠竹林里就传来了清脆的鸟叫，叽叽喳喳，宛如一条在山间腾越突奔的小溪，在我耳畔一声声拍打着，婉转、清亮。哦，这是久违的麻雀，它们在感谢我们吗？它们在呼唤什么呢？

麻雀曾经被列入了“四害”，我一直觉得这是误解。它们虽然偶尔啄食稻穗，但更多地啄食了害虫和杂草的种子，它们保护了庄稼，我们应该犒劳它们。麻雀更是一种坚强的鸟，在人们的驱赶中顽强地活着，小巧玲珑地活着，陪伴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。

没有麻雀叫声的乡村是寂寞的，我们应该多给它们一点点的善意。好在今天麻雀已是保护鸟类了，禁止捕杀，给美丽新农村添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精灵。

我和母亲做完了这事，感到欣慰无比，走回家的

脚步轻快了很多。今天，又有清脆的鸟叫声穿透小村的黄昏了。

远处茁壮挺拔的杉树上，一个大大的喜鹊窝完美构造在树梢上，成为了旷野里一道特别的风景，给乡村添了一份生活的诗意和温情。这么美丽的新农村，应该有巴金笔下的那个“鸟的天堂”。

走到田埂上时，母亲说：“现在是惊蛰节气了，我们这里有三候：一候桃始华，二候仓庚鸣，三候鹰化为鸠。三候的意思就是老鹰懂得躲起来不吃鸟了，这时候布谷鸟出来求偶生子了。”

我也读过元稹的诗，写到“阳气初惊蛰，韶光大地周。桃花开蜀锦，鹰老化春鸠。”翻译出来就是天空翱翔的老鹰，知趣地离开，取而代之的是树梢上飞来春天的斑鸠。“老鹰都懂这样做好事，坏家伙必须躲起来不再害鸟了。”我附和母亲的见识，母亲又高兴起来了。

我们走过田岸那边时，几个叔伯婶婶和我们和善地打起招呼，我们也愉快地回应着。惊蛰天里暖湿气团开始活跃，天气回暖，大地上一派融融的春光，植物萌发、空气清新，颜色各不相同的树叶，鲜嫩而油亮，似乎比花还要好看。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虽然田地已不多了，但勤劳的农人，开始在田里拾掇了。动动筋骨，互相拉拉家常，一派其乐融融。

走到田岸尽头，我笑着对母亲说：“惊蛰到了，打一个响雷，会像惊醒蛰虫一样，好好地惊醒那些执迷不悟的捉鸟人。国家也规定了不可以捉野生鸟类了，下次我们对他说清楚。”我也是理想化地宽慰母亲，好的办法就是我多回来，陪母亲去自留地里给母亲壮胆。

母亲笑了：“嗯，希望会这样。我给你讲个笑话，上次啊，隔壁老叔在惊蛰时候得过一个比较奇怪的病，“歪嘴巴”。他身体好好的，出门田里走一趟，回来时歪着嘴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说也不知道，就是歪到油菜田里，踩倒了好几棵油菜，忽然感觉吹到了一股妖风，脸部突然抽紧了，嘴就歪了。我们说他，主要是踩倒油菜作了孽，老天爷惩罚他了，劝他把油菜花扶起来后，马上去医院。医生不打针也不用吃药，就给他脸上点了两排黄粉，好了。”

我知道这是春天的病虫和湿邪引起的“神经性面瘫”，与做不做坏事没有关系。我没有点破，对母亲说：“好啊，我们把这个故事说给呆头听，叫龙叔一起去说，肯定管用的。”因为想到了这个解决的好方法，我们的脚步更轻松了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拿出芝麻、黄豆、扁豆、赤豆，放在锅中爆炒一碗，说：“这是小时候的风俗，现在不太有了，那时我们还要边吃边喊：吃炒虫，祛邪毒！今天我再炒一回，一起吃吃，树树正气，驱驱邪气。”母亲也是在壮胆。

我举双手赞成母亲的决断。我抓起一把母亲炒好的“正气炒虫”，嚼得满口生香、正气满满。

母亲，相信吧，春的万物都在滚滚而至，会赶走残冬，赶走瘟疫，赶走一切见不得阳光的宵小。在明媚动人的春光里，一切美好，都会如期而至！

油菜花开

□ 金卫其

一抹黄在春天里
启程
轻盈的风托起轻盈的我

爱排山倒海涌入胸口
满眼金让灵魂熠熠闪光

大片的浪漫，疯长
蔓延
亮晃晃的平湖很是骄傲
时间煮雨
裙摆高扬以欢喜之心度日

江南飞歌，旧梦
被吞噬，被拍打，洗涤过一样，
浪花彼此起伏，仿佛

我又回到初次遇见你的
那一夜
然后沉沦往事无可救药

水墨春天

□ 吴绍楼

即使水静止着，一条江注定了
船的走向。春天已经
悄悄地来到了树尖，远山
如黛，如我急促呼吸中

起伏的胸脯。一支支篙
击水三千，无数的水珠凝聚
成湿漉漉的花，开在
船家的心间。水田如镜

装满了天空，没有风
水墨春天里，一抹丹青正肆意地
在江南，洇染。小桥
流水人家，一则小令从元代的

秋天，无声地走进了春天
背起行囊，我站在老屋的身边
用手机录下，石板桥上脚步声中的
乡音，惊起一群鸟雀

绿色，在鸟的羽翼下
越来越浓

二十四节气

□ 曹海兵

说起二十四节气，父辈们应该更熟悉些吧，尤其与农事有关的习俗；可是孩子辈的，随便问几个，估计知之甚少；即使是我们这辈的，可能也是一知半解……

记得有次公司进行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测试，试卷中有过关于节气的题目，当时的我真是有些蒙，也再次勾起我对二十四节气的关注。加入作协后，不由地想以二十四节气为素材，来写写关于节气的现代诗。于是，自己定了个小目标，逢节气前夕坚持进行浮想联翩，以便进行文字涂鸦。经过一年的积累，我的二十四节气现代诗基本成型。

每写一次节气诗歌前，我都要度娘一番，对节气的相关知识进行学习，同时结合自身当下的心境，以及可能有关的事件进行自由发挥。创作过程中，也有过一些自我困惑，如清明，既是节气，又是节日，如何做到气清景明，又要寄托哀思，实现相互统一、相互渗透；如大小之分，涉及小暑大暑、小寒大寒、小雪大雪，既是冷热的开始，又是预防的前奏；此外我也对节气命名有了进一步的认知，如“立”表示开始，“分”表示平分，“至”表示到头，其中有关昼夜孰长孰短，有说太阳黄经度数……

二十四节气中流传下来的习俗谚语，如春打六九头，农事早动手；小满时辰到，麦熟过桥黄；处暑雷唱歌，棉花结罗朵；大雪落在小寒里，花地好比盖层被……这些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更是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更值得称道的是，吃货们喜欢的好多美食，也从节气中应运而生，如春卷、青团、汤圆、饺子等。

翻开历史诗篇，多少文人墨客写下脍炙人口的节气好诗，如杜牧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；王维的“草间蛩响临秋急，山里蝉声薄暮悲”；李白的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。我也突发奇想，想将写出的24篇节气现代诗拙作按照春夏秋冬进行连续刊发，虽然没有那么的脍炙人口，但是至少是我自己的一份见解。

二十四节气，其实好比古人的“天气预报”，何时冷何时热，何时下雨何时天晴，更是世代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，为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。我们有必要呼吁更多的人去了解节气知识、挖掘节气内涵……